

晴天的 彩虹

人氣作家
穹風
— 著



也無法揣想明天是什麼模樣，但我期待那未來的未來有你。

晴天的彩虹總是美而難得，一如圓滿的愛情如此遙不可及，但無論輕易與否，勇敢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就對了。
相信，只要我踏出那第一步，不管過程如何艱辛，總會得到一些什麼，而你始終會在我身邊，
我看盡這一路上所有的美好風景。

晴天的 彩虹

——



THE RAINBOW IN THE SKY

THE RAINBOW IN THE SKY

晴天的彩虹／穹風著．——初版．——臺北市：
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0（民99）
面：公分．－（網路小說；146）
ISBN 978-986-6285-21-9（平裝）

857.7

99000243

晴天的彩虹

作者／穹風
企畫選書人／楊如玉
責任編輯／楊如玉

版權／翁靜如
行銷業務／賴曉玲、蘇魯屏
總經理／彭之琬
發行人／何飛鵬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
出版／商周出版

台北市 104 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9 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Blog：http://bwp25007008.pixnet.net/blog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104 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 25007718、(02) 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30-12:00；下午 13:30-17:00
24 小時傳真專線：(02) 25001990、(02) 25001991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城邦讀書花園：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ē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版型設計／小題大作
封面設計／黃聖文
排版／新鑫電腦排版工作室
印刷／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 2010 年 1 月 26 日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 200 元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6285-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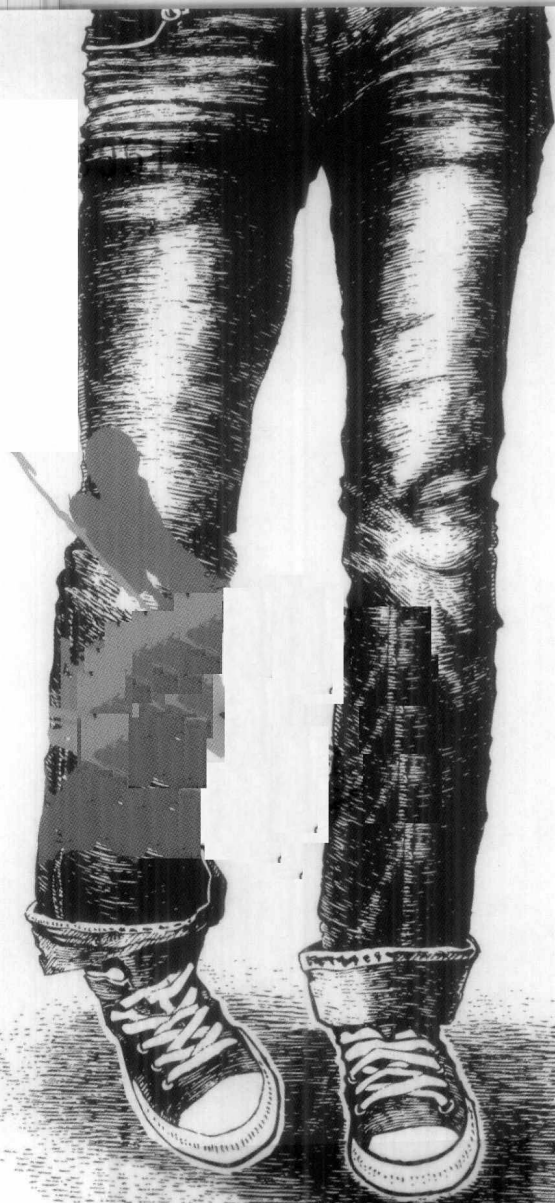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晴天的彩虹

人氣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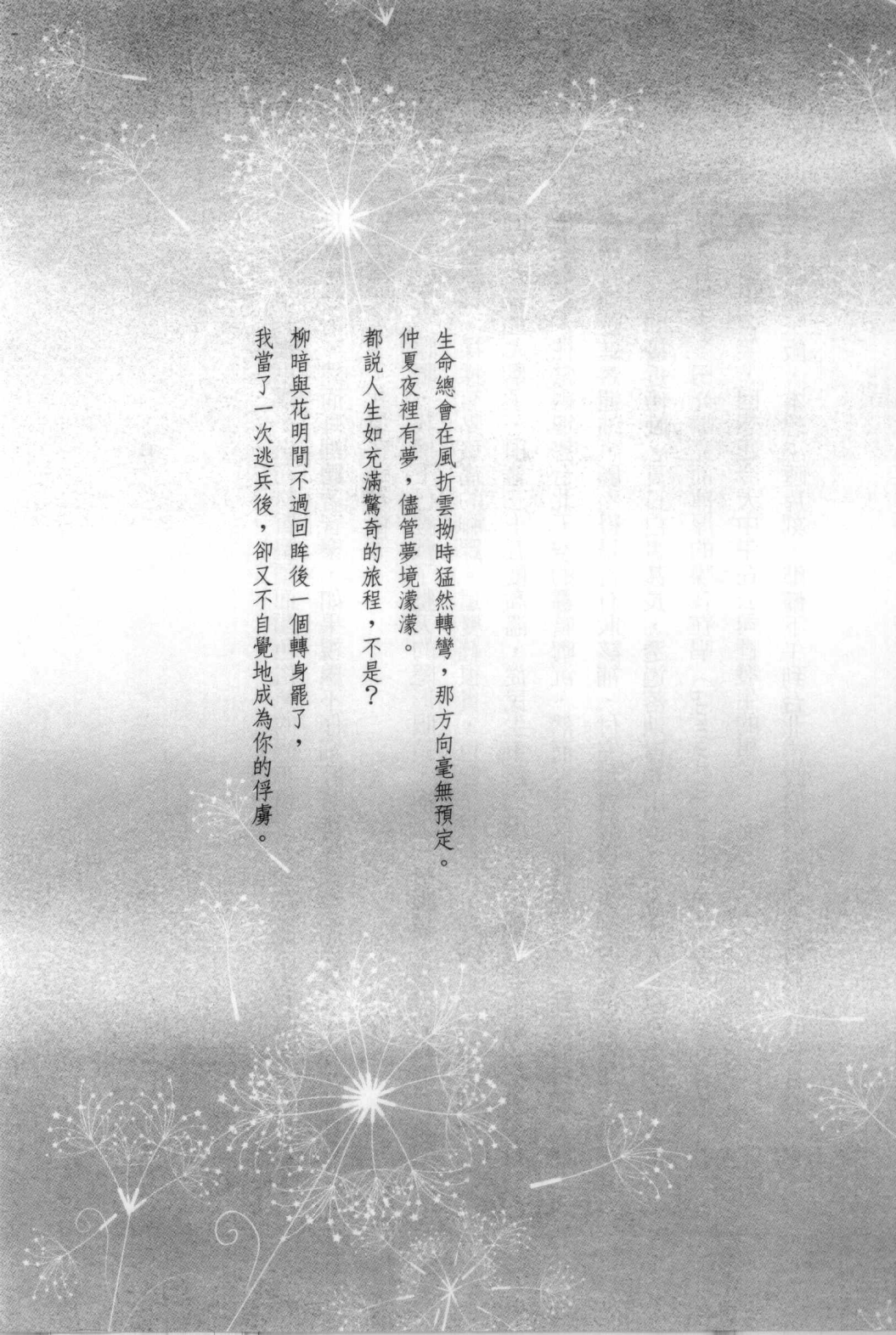
穹風

—書



誰也無法揣想明天是什麼模樣，但我期待那未來的未來有你。

晴天的彩虹總是美而難得，一如圓滿的愛情如此遙不可及，但無論輕易與否，勇敢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就對了。我相信，只要我踏出那第一步，不管過程如何艱辛，總會得到一些什麼，而你始終會在我身邊，陪我看盡這一路上所有的美好風景。



生命總會在風折雲拗時猛然轉彎，那方向毫無預定。
仲夏夜裡有夢，儘管夢境濛濛。

都說人生如充滿驚奇的旅程，不是？

柳暗與花明間不過回眸後一個轉身罷了，
我當了一次逃兵後，卻又不自覺地成為你的俘虜。

買了一張車票，坐在材質堅硬而顏色俗氣的候車椅上，我試圖閉上眼睛，讓自己暫且歇息一下，然而耳裡聽著音樂，如果視線不仔細盯著排隊候車的序號表，只怕待會兒巴士都開走了，我還在這裡傻等。

於是又睜眼，我摘下已經戴了整天的隱形眼鏡，換上一般眼鏡。趁著候車的片刻脫下高跟鞋，揉揉有點痠痛的腳踝。這雙鞋很貴，也穿了很多年，理論上不該讓人腳痛，但今天著實太累了，頂著三十五度高溫，從民生東路二段一直走到台北車站，抬頭沒有半點雲彩，往常總埋怨台北天空的霾暗晦沉，然而今天反而倍覺這一天豔陽的可憎。汗流浹背地走進客運站，顧不得是否有妝該補，付完車票錢後就先到販賣部去買了一瓶水猛灌。時間接近傍晚，夏日白晝甚長，透過落地窗看出去，還是令人難以承受的惱人清朗。耳裡宇多田光嘹亮而渾厚的嗓音在唱〈Prisoner of love〉，真浪漫哪，愛的俘虜。我臉上露出苦笑，回想起今天中午在公司裡發生的事。

吃過午飯，本想小睡片刻，準備下午到台北市政府洽公。前些時候，我們社長一力

主張，簽下一位深具文學資歷與份量，剛歸國定居的老作家，老作家一輩子埋首文墨，畢生都在創作，寫過不少足堪傳世的大作，剛返台時，台北市政府還爲他辦了一場記者會。過不了一個月，老作家的作品順利付梓，我們公司也在社長的指示下，整個動員起來，打算幫他造勢。

「這是什麼？」負責老作家這本新書的編輯一臉嚴峻，像罩了層寒霜，臉色可以用「鐵青」二字來形容。

「簽書會的企畫。」我認得出企畫案的封面，也看見上面寫著我的名字。

「誰的簽書會？」編輯這番明知故問，讓人心裡隱隱覺得事情可能有哪裡就要大不妙，而我硬著頭皮，說了老作家的名字。

她將企畫書甩在桌上，用極不客氣的口氣對我說：「什麼人告訴妳這樣辦活動的？妳有沒有用腦子想一想？一個七十幾歲的老頭子，坐在書店裡頭，用他根本沒人聽得懂的外省腔調講話，這種活動妳叫誰來看？再想想，他的讀者群是什麼年齡層？那些超過三、四十歲的中年讀者，妳認爲他們會捧著書來排隊要簽名？」

我低頭，等她嘮叨了一個段落後，才輕聲地說：「是社長說要辦活動的。」

「廢話！我也知道社長說要爲作者做包裝，但包裝是這樣做的嗎？在你們的腦袋裡

頭，一講到『包裝』，就只有這種全都傻了、像白癡才會幹的蠢事了？叫妳辦活動，妳就只會搞簽書會嗎？淨做一些不合時宜的動作，弄得荒腔走板，然後又搞死一本書，是這樣嗎？用點腦子好不好？當初我們開會討論的內容是這樣的嗎？妳去看看當初怎麼談的，爲什麼不照做？而憑什麼妳可以擅自決定？現在怎麼辦，迫在眉梢的事情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小姐呀，妳的職稱是『行銷』，怎麼把書賣好，是妳的工作本分，創意可不可以擠一點出來？弄這種四不像的活動，還好意思說是社長的主意？」她的聲音很大，偌大一個辦公室裡的人全都聽見了。眼前這位編輯雖然掛的只是「主編」職銜，但資歷之深，卻是全公司數一數二的，她剽悍的風格經常撈過界到我們行銷部門來，以前我總慶幸自己運氣好，沒跟她有太多接觸，結果這回就中箭落馬了。

偷眼看看牆上的鐘，時間已經接近下午一點半，看來是沒得休息了，而且再這麼耗下去，只怕連市政府那邊都會遲到，老作家的簽書會就辦在明天下午，今天星期五，我得趕在公家機關下班前將邀請函送到。

「跟妳說話的時候，可不可以不要心不在焉？」主編的聲音又將我拉回來，她還不肯放人，正在盡情地數落這個企畫的種種缺失。聽著她滔滔不絕的指責，我很想告訴她，這一切都不是我的點子。當初開會時，社長親自開口，指示要全體動員，將老作家

的著作列為重點書籍，各類宣傳方式都要嘗試去做，同時也要求大家幫老作家塑造新形象，在傳統而沉重的純文學印象中，盡力突顯出年輕化的感覺，以吸引更多閱讀人口。就是衝著「年輕化」這三個字，我們才又開了第二次會，決定要辦一個通常只有年輕偶像作家們才會舉行的簽名活動。

原本大家對這個活動都沒意見，但沒想到開始規畫內容時，公司一群編輯主管們，上至總編輯，下至主編、資深編輯，這一個多星期卻全都跑到北京去了，連眼前這位也是，美其名是參觀書展，事實上也等於就是出國旅行。在群龍無首的狀況下，我們這些「下人」當然只得自己依據原有的方向，繼續規畫細節。現在他們回來了，看了不滿意，為什麼不去找社長抱怨，卻要基層的下屬來承擔呢？這些現在害我被罵得狗血淋頭的活動企畫，社長人在台灣，我們每隔幾天都有彙報，他從未表示不滿；況且這些主管們出國前也沒多交代哪些能做或什麼不能做，還說叫我們自己斟酌就好。昨晚這些主管才下飛機，今天又一個比一個晚進公司，現在很火大有什麼用，明天就要辦活動了。

不敢抬頭看她，我在心裡想著：不就是年輕化嗎？讓作者年輕一點，弄個有生氣一點的簽書會哪裡不好？整個活動內容中，作者致詞只有五分鐘，或許留給他和讀者互動的時間稍微長了一點，但也不會有大問題吧？就算有口音上的顧慮，但只要主持人從旁

協助即可，這不是很簡單嗎？活動的方向都依循著社長的要求，為什麼眼前這位主編要管到活動細節裡頭來呢？我們行銷部的主管都沒意見了，她憑什麼干涉這些？如果真的要麼擔心活動，那當初何不留個可以擔負責任的人下來領導，卻偏要全都出國？

足足被罵了半個多小時，我有滿肚子的委屈跟埋怨，但半句話都說不出口。眼見還找不到脫身之計，走廊邊拿著報表過來的是業務部的經理，這個年紀大約三十多歲，看起來貌不驚人，但卻已晉升公司高層的男人是我還來不及曝光的男朋友。交往不到幾個月，本想爲了避免同事們的目光，平常很少在公司裡接觸也就罷了，這當下看我站著挨罵好半天，好歹應該替我開脫一下的，巨料這傢伙居然低著頭，悶不吭聲，連大氣都不敢吐一口，畏畏縮縮地將報表交給主編後，自己轉身就閃人了。

「妳自己好好看看！書賣成什麼樣子！」那報表不看還好，主編略一翻眼，整個扔了過來。我不敢真的伸手去接，但可想而知，老作家的新書確實有很爛的銷售成績。

「不要說我每次都干涉你們行銷部的工作，但事實擺在眼前，你們就是不斷弄死我這邊好不容易經營起來的作者。」說著，她數落起這一兩年來，我們行銷部所舉辦過，那些讓她看不順眼的每一場活動，上至我們經理，下至工讀小妹，全都成了箭靶。也不知道罵了多久，刮得我耳朵都快聾了，她的火氣才終於消了點。最後，她瞪我一眼，惡

狠狠地說：「最後一次，警告妳，下次未經我同意，再給我底下的作者隨便亂搞什麼簽書會，保證讓妳人頭落地，現在馬上給我滾出去！」說完，手一指，還不忘叫我把那本被她棄如敝屣的企畫書給撿出去。

強忍著滿腹委屈跟怒意，在市政府大樓裡跑來跑去，還得陪笑跟人家寒喧招呼，好不容易趕在這下午分派完足足二十幾張邀請函。我走到外面，攔了計程車要回公司，上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通電話給那個前幾天還口口聲聲說要保護我，但一個多小時前卻對我見死不救的男人。當初我怎麼會同意跟他交往呢？生活過得很簡單的我根本不需要這份愛情吧？也還來不及搞懂他為什麼會對我有興趣，不過就是幾次邀約吃飯，然後糊里糊塗就點頭答應，先試著交往看看。

不過電話一接通我就後悔了，這男人非但沒有半句安慰的話語，居然還說做人應該公私分明，今天的事屬於工作範圍，他沒有開口干涉的理由。

「我沒叫你干涉，可是好歹可以找個理由讓我脫身吧？她罵的已經不是我一個人了，整個行銷部所有她看不順眼的事全都讓我一個人扛了，憑什麼是我？」我吐出壓抑了整個下午的不滿：「而且我現在不是打電話來跟你爭這個，只想聽你好歹給幾句安慰

而已。」

「又不是小孩子了，怎麼這麼任性呢？」他說話的音量忽然變小，想來是躲到辦公室的角落去。「本來你們行銷部的工作表現就常常讓人詬病嘛，自己不是應該更小心點？老實說，這個我也幫不上忙呀，對不對？妳才剛出公司，馬上就換我被罵了，這個月的銷售數字非常難看，上面也盯得很緊，我跟妳說哪，這一季的業績衰退情形……」

我有點瞠目結舌，這節骨眼上說這個做什麼？話筒裡又傳來他的聲音：「我看這樣吧，妳就硬著頭皮，先把明天那個簽書會活動跑完好不好？然後週末好好放個假，讓自己休息休息，其他的下星期再說嘛，好嗎？」

「好你去死。」一話不說，我決定掛了電話。

路上車多，走走停停，看著窗外街景，忽然有種想哭的感覺。我到底在這兒幹嘛呢？大學畢業的第二年，東走西闖地混了三四個工作，沒一個做得長久，也沒一個做得開心，從補習班櫃檯到房屋仲介，然後是保養品公司的文職企畫，現在則是出版社行銷。我好像什麼都有興趣，但偏偏每個都做不好。

那我到底留在台北做什麼？下午兩點多，艷陽高照，外頭花花世界彷彿都太過真實而迫近眼前，以致於我無法清楚地看清事實，卻反而感受到陣陣難以承受的壓力。

「小姐，妳沒事吧？」開計程車的是個襯衫筆挺，非常有親和力的大叔。見我不知怎地居然流了眼淚，他遞過來一張面紙。

「沒事。」向他道謝，我趕緊小心地擦掉眼淚，並暗自責怪自己的脆弱。

「年輕人剛出社會吧？」大叔從後視鏡看了我一眼，說：「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要放輕鬆點，慢慢來就好。」

點點頭，不曉得該說什麼才好，我一向都有跟陌生人溝通的阻礙，不過說也奇怪，有這種障礙的人，做的卻是一些需要跟很多陌生人聯繫、開口的工作。我猜大概就是因為這樣，才每事倍功半。

「如果慢慢來也做不好，怎麼辦？」車子已經轉到民生東路上，眼見得過了建國北路口就要下車，等紅燈時，我忽然問司機大叔。

「嗯？」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忽然笑著回答：「那就逃走呀。」

「逃走？」我愣住。

「逃走啊。」他點頭，又說了一次。「逃到哪裡都好，逃回家也可以，逃到男朋友身邊也可以，反正人一輩子不會只逃這一次，妳只要一邊逃，一邊找下一個出口就好了。就算有人說妳沒種，說妳是懦夫，那也不會怎麼樣，反正我們只是平凡老百姓而

已，對不對？人只活這一次嘛，與其當一個不自在的俘虜，爲什麼不給自己自由？就像我開計程車這樣自由……」

這話說得稀鬆平常，但聽在耳裡，卻讓我有種如癡如醉的感覺。下車時，司機大叔問我需不需要收據。因洽公而搭乘計程車時，是可以拿收據回出版社請款的。然而我搖頭了，就在大叔說完那幾句話後，我忽然也興起了一個念頭：對呀，我幹嘛不逃？上班已經快半年，但剛任職的第一個星期，我就已經知道這工作不適合自己，既然如此，何必死撐著到現在而不逃？

站在大樓外，看著來往行人，男的清一色是西裝或襯衫，女人則是褲裝或裙裝的辦公套裝。我爲什麼要跟別人一樣？行人中不乏年過四十以上的年齡層，莫非那就是我以後的模樣？想到這裡，我整個人頹然而嘆，轉身走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去買了一包薄荷菸跟一瓶啤酒，坐在店門口的階梯邊就這麼抽了、喝了起來。

我的老天爺，自己的未來莫非真的就只能這樣了嗎？坐在路邊，頭一次用這種局外人的眼光來回顧自己身處的這環境，就像一輛岔出賽道的跑車，回頭觀看這場競爭激烈的比賽一樣。心想，在這場毫無勝出可能的競爭中，我爲何還要死守不放？明知道自己做不好也不想做，那繼續撐著到底有什麼意義？我替全行銷部的人挨罵，但被罵完後，

行銷部裡卻沒人願意給我一句寬慰的話。

懷著無與倫比的沮喪，我想著計程車司機說的話，逃吧！但該怎麼逃呢？難道我逃得還不夠嗎？回想起這些年來在台北的工作，我沒一個不是倉皇逃離的。最初，我搞不懂這些台北人是怎麼回事，他們是否忘記自己是怎麼長大的了？在補習班的那幾個月，每天都要應付一堆難搞的家長，這些天才父母花了大把的銀子來折磨自己的小孩，講好聽一點是爲了小孩的未來，但我看到那些國中生肩膀上背著沉重的書包，手上拎了一袋顯然營養不足的點心時，幾乎替他們難過得流下眼淚，爲什麼小孩放了學卻不能享受小孩該有的童年生活，還要到補習班來被繼續摧殘？而我分明是想讓他們自由的，卻必須昧著良心，板起臉來要求他們在短短幾分鐘內吃完點心，立刻開始小考。

好不容易下定決心，一畢業就離開補習班，也順利通過房屋仲介的面試，但沒想到還要繼續戴上面具做人。怪只怪以前有個同業的廣告台詞說得太好：沒有賣不掉的房子，除非找了不會賣的人。爲了實踐這樣的理論，我只好大肆渲染每個房子的好處，說得天花亂墜，但自己卻一間也沒住過。

結果當然又是懊惱地辭職，本以爲保養品公司的文職工作會簡單點，但其實還是在騙人騙自己，那些東西效果如何，我壓根兒就沒個準，但寫出來的文案卻字字都強調功

效，化妝水可以說得像魔法水，最後還是受不了對自己的壓力而出走。

抬頭，不遠處就是出版社所在的大樓，看來就算賣的是書，做人一樣誠實不了。文案也好，活動也罷，我賣了太多自己看不下去或根本沒認真看過的書，說了太多自己都不見得會相信的介紹之詞，弄到最後，終於連一個老作家的包裝方式都搞不清楚，一鼻子灰不說，連僅存的一點工作熱情都沒了。

如果我只活這一次，難道活著的價值就是上班時當炮灰，下了班就跟路上這些人一樣，走著相同的路去擠公車、擠捷運，當一個可有可無的小角色？如果我只活這一次……那一小段不怎麼長的時間裡，我整個思緒彷彿陷入了一片霧茫茫的空白混沌中，手上的香菸忘了抽，啤酒也忘了喝，甚至連身邊經過多少人都渾然不覺，當我終於恍然大悟時，香菸燒到只剩濾嘴，早已熄滅，而手上的啤酒也失去低溫了。

幾乎是下意識的，站起身，拿下掛在脖子上的工作識別證，途經辦公大樓時，我的頭完全不別過去，逕自就往市中心車站的方向走。途中，傳了幾封簡訊，第一封給行銷部的主管，絕口不提中午時的委屈，我跟她說聲抱歉，鬼扯家裡有事，臨時必須趕回去一趟，下星期可能也不方便及時回來上班。應該沒關係吧？我在想，雖然給一個知天命之年的老人家辦一場充滿偶像氣息的簽書會是怪了點，但畢竟一切都已安排妥當，明天